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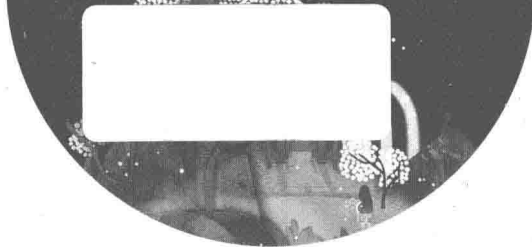
陆离记

三月初

作品

(上)

古楼灯悬，画藏玄机，
木笔作语，戏此陆离



陆离记

三月初

作品

(上)

Contents
目录



·卷一·
亘山谣

/一/ 陆庄传统 / 003

/二/ 诡案异香 / 016

/三/ 墨阁迷踪 / 025

/四/ 白衣惊鸿 / 037

/五/ 安宁不宁 / 051

/六/ 远山旧事 / 065

/七/ 谁曾入梦 / 077

/八/ 君自荣华 / 090

·卷二·
画 中 仙

/ 一 / 画作君颜 / 107

/ 二 / 神医秘术 / 124

/ 三 / 世有苍梧 / 143

/ 四 / 画藏玄机 / 169

/ 五 / 十面埋伏 / 189

/ 六 / 一叶知秋 / 207

/ 七 / 九嶷仙家 / 226

/ 八 / 小摊夜话 / 242

/ 九 / 巅峰角逐 / 262



卷一

亘山谣

／ 一 ／ 陆庄传统

亘城是商城，许多客商不远千里来做生意。

今日运气好，碰巧赶上了大场面，眼瞅着一溜红漆大箱顺道南下，敲锣打鼓地往山里搬。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不明所以，还以为是当地的习俗，只听有经验者嚷了一句：“那是皇上的赏赐，赏给陆华庄的。”

所有人恍然大悟，似乎只要带上“陆华庄”三个字，再稀奇的事都能解释了。

譬如月前，皇帝微服出巡来到了临江府，不住官家院，不住名家店，就挑了陆华庄他们家的铺子，在城里可是轰动一时。

“听说那日出了点事……”

“嘘——瞎说！”身边立刻有人出声制止，“这地界上敢乱说话，也不怕招了麻烦。”

气氛顿时僵住了。

邪门的是亘城，更邪门的是亘山上的陆华庄。

说来陆华庄最初是凭着暗器和毒学起家，与其他江湖门派并无不同，收弟子，立声威，偶尔切磋武学，拼个武林盟主当当。或许是当武林盟主比较费银子，某天一早，庄主敲起锣鼓，扯起嗓，领着大伙儿搞了个经商的副业，竟比本职做得更风生水起，以致江湖上的人都有点意见。他们一方面觉得你发扬武学就该有武家的态度，到不了境界还沾染了一身铜臭，太不入流了；另一方面觉得你在道上混了个半吊子，偏偏还与朝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到底什么站位？

反正陆华庄觉得挺好，四面通达，八面玲珑，路子多了好办事。

至于为什么会与朝廷扯上关系，江湖上流传着很多说法，一桩比一桩玄乎，孰真孰假，大约只有自己人才明白。

此时有两位自己人正在鸡舍里忙活，准备逮上只肥的炖汤，补补身子。别看男的风流倜傥，女的模样也不讨人嫌弃，往鸡圈里一站，俨然是山中二霸，一抓一个准，愣是没有哪只鸡敢造次，顺道还挖了两个春笋准备一起炖汤，去去油腻。

瞧那气势，硬生生在鸡群里杀出一条道，陆庄主的一双儿女从来都是横着走的！

两人一同挑了条隐秘的小路在旁边生起火，陆宸拔了剑对准鸡脖子就要砍下：“妹子，庄里为了祭祖吃素半个月，眼看我们马上要前功尽弃，你要不要感慨一下？”

陆漪涟麻利地剥着笋，头都不抬：“祭品里还有猪肘子，凭什么我们吃白菜？”

也不知道他们二叔是听了谁忽悠，说什么今年祭祖不宜开荤，怕有血光之灾。无奈他管着银子，动动手指，把日常开支缩减了一半，只够买白菜豆干。这才几日，把弟子们个个吃得面色蜡黄，步伐虚浮，来来往往都跟孤魂野鬼似的。

陆宸深以为然，握着剑的手更加坚定了：“鸡兄，我干脆点，送你上路，咱十八年后又是条好汉！”

话音刚落，剑光一闪，眼看鸡兄大好年华即将断送，轰轰烈烈的锣鼓声浩浩荡荡地压进了山里，随之而来的正是皇帝赏赐的一溜红漆大箱。

漪涟抬头望去，瞧出了箱子上的官封，有点发愁：“是皇宫里出来的东西，来得挺快。”

回想起月前招待皇帝的那点事，陆宸也暂时松了鸡脖子：“微服私访闹得比征兵的动静还大，眼下只要是个能喘气的，都知道他在庄里小住了两日。”他呵呵一笑，“你说，皇帝是怎么个心思？”

其实大伙儿心知肚明，皇帝是有意拉拢陆华庄。不为别的，就为那遍布大兴国的商铺。

往前说百余年，大兴国建国之初，陆家的祖宗是为开国皇帝办事的人。说得挺热闹，其实办的都是暗地里的事，所以江湖上无人知晓，朝廷中也无人听闻陆家一脉。

事做得多了，总是遭人忌惮，之后的几位皇帝轮着法子想让陆家彻底干净。好在陆家人普遍聪明，兜兜转转，在江湖上混出了一点名堂，就是后来的陆华庄。

庄里的第二位接班人陆远程是漪涟的爷爷，就是发奋经商的那一位，手一哆嗦，在大兴开满了商铺。从此，陆华庄以三绝闻名江湖：百发百中的暗器、圣手难医之毒、遍布天下的商铺。自然，商铺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少不了各种消息，也是陆华庄立足于世的资本之一。这些资本惊动了皇帝，方才有了月前微服私访的一幕。

就像市井传的，那日不平静，出了点事。

皇帝睡到半夜，突然一声龙嚎，当夜匆匆离庄，里头是有点缘故的。

至于出了啥事……嗯，有点玄乎。

无奈皇帝顶天大，不管陆华庄错没错，态度还是要摆一摆的。漪涟站起身拍拍屁股：“得了，打道回庄，放鸡兄一条生路吧。”

陆宸显然恋恋不舍，大眼对上小眼，一通深情对望。

漪涟为了助他快刀斩乱麻，眯起眼，幽幽飘来一句：“赏赐说不定有你一份，好歹是摸了小手的情意。”

陆宸一阵恶寒，手一紧，差点勒断了一条鲜活的生命。他可真是冤得很，好端端地敬皇帝一杯酒，怎么就被龙爪子揩了油呢？难道天子博爱，不是计较性别的人？他安慰自己是意外，意外！就看陪着皇帝微服私访的丞相，尖嘴猴腮，可见皇帝对男人没什么兴趣，哪个断袖不懂得找个好看的陪在身边？

漪涟一针见血：“可我听说当今太师是美男。”

陆宸肩膀一颤：“陆漪涟，兄妹一场，你给我积点口德！”

漪涟已经奔出老远了。

“喂——妹子——笋还带不带啊？喂——你等等，我先和鸡兄道个别。”陆宸松开鸡脖子，收起佩剑，拎上笋，大步流星地追上去，奔跑中不忘回头拱拱手，“鸡兄，我们后会有期！”多么重情重义啊！他不禁被自己弄得有点感动。

鸡兄身子一抖，扑闪着鲜美的鸡翅，踉踉跄跄跑远了，心里指不定想着十八年后修炼成一条好汉，哼，哪还由得你小子猖狂！现在，找个山沟沟躲一阵安全点。

陆华庄内楼阁静伫，鸦雀无声。

等漪涟和陆宸赶到后门时，圣旨早宣完了，所有人站在院子里，乌压压的一片后脑勺，根本分不清谁是谁。不知情的两人默默地摸索上去，装作虔诚无比，再凑上两颗脑袋。

他们凑上去时正赶上某人的一句话尾，没听得清楚，只瞧着身边几名弟子个个昂首挺胸，纷纷端着潇洒倜傥的姿态，将衣摆甩出一道风。糙汉子装哪路风流才子？漪涟嫌弃地瞄了几眼，连最小的师弟都知道，戏过了！

漪涟往旁边一打听，说是贵妃身边的红人来啦！

说的是负责赏赏的曹公公，奉旨前来传达皇恩浩荡，顺便靠着一张巧嘴讨点好处。这才寥寥几句话，说什么江湖侠客、一表人才，把一群青春懵懂的少年夸得喜滋滋的。可毕竟是宫里出来的人精，闻得出陆华庄的价值，更懂得套近乎。

“都说陆华庄人杰地灵，咱家今日有机会见识见识，可高兴了，怎的陆庄主不大高兴？”

“皇上恩泽我庄，自然高兴。”一位古铜肤色的中年男人答道。他蓄着短髯，目光炯炯，立于众人之前，便是庄主陆书云。尽管言语恭敬，却有不怒自威的气场，哪怕不提枪佩剑，也有武者气度。此时他不苟言笑，只因要站定立场，不希望陆华庄的态度显得过于殷勤罢了。

可惜曹公公曲解了其意，一脸体谅道：“庄主苦恼，咱家是知道的，哪个不怕见罪于天子？”他指的无非是皇帝小住的那些事，虽然不知道内情，但赏赐送来了，就说明皇帝根本没打算怪罪。利用小事拉关系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何乐不为？

“您放心，夏娘娘是皇上心尖上的人，有娘娘美言，自然是不会坏事的。”

此话一出，当即有人应和：“您说得极是，我等山野之人，惶恐得很，往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提点啊。”

曹公公另眼一看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陆书云侧目须臾，训斥之意并没有让外人看见，但实打实叫后者一顿：“容我为公公介绍，这位是在下二弟——陆书庸。”

庄主有一弟一妹，分别是庄里的两位堂主。三人性格迥异，行事作风大不相同。

陆书庸掌握着庄里的财政大权，庄里人称“三眼鬼婆”，因为他眼睛小，心眼小，成日只懂得往钱眼里钻。他曾经和送菜大娘争了大半个时辰，只为一文钱。据说前庄主特地给他改名为庸，就是希望他能有意克制，哪知他在这方面越发茁壮成长，越长越令人匪夷所思。

只能说陆华庄多出奇人。

尽管事无大成，但是陆书庸在人情往来上倒是很有一套。他故意不去领会庄主之意，对曹公公说：“我庄感念皇上恩德，公公送赏的人情也是念在心里的。偏厅已备下酒菜，是特地从窖子里刚取出的桂花酿，还请公公移步。”

弟子们原本被夸得乐和，一听桂花酿，再想起肚子里装的白菜豆干，怨念默默飘出。

有的说风里有股烧鸡味，有的说闻见了葱花香！

曹公公是好酒之人，忍不住笑逐颜开，哪里还体会得到弟子疾苦：“那便有劳庄主和堂主。”他笑咪咪地压着步子预备向偏厅走，突然记起一件要事，“咱家差点给忘了，陆少主是哪位？怎么没见着？”

躲在人群背后的陆宸一哆嗦，他爹陆书云心里也是一哆嗦，心想，养了个儿子正道不济，旁门左道居然走得很顺畅。其实单论旁门左道这一点，陆漪涟与陆宸半斤八两，只不过陆书云爱女，骂的都是陆宸而已。

“陆宸。”他一眼瞅见了准备开溜的儿子，“出来！”

陆宸心虚，摸了一把脖子，全是冷汗，犹豫着是不是干脆溜了完事。可父命难违，又有外人在场，他只能装模作样地走上前：“在下陆宸。”

曹公公眼睛一亮：“不错，很懂礼。”他心知陆宸以后可能飞黄腾达，越发和颜悦色，“咱家来的时候，皇上特地命人交代的，要拿宫廷新制的江南李主帐中香赐予陆少主。咱家给封在了雕花的箱子里，回头少主千万记得领下。”

大男人给大男人送香算什么事！陆宸心里不屑道。

陆书云眉毛一挑，弟子们也投来了同情的小眼神。

漪涟尤其痛心疾首。你说原本多正直的一名少年，不知发什么神经，青

天白日，把屋门一关，开始蒙头制香，被陆书云说教了两次，他就深更半夜忙活，头顶一根蜡烛，坐在后院里，把一名要去如厕的弟子吓得一晚上死活没尿出来。

制香便制香，他非做了香包带着走不可，说是要送给哪家小仙女。结果在亘城里晃悠一圈，仙女没找着，把一白面小哥的魂给勾回来了，搞得弟子们纷纷摇头惋惜，深感大师兄情路坎坷。

“别的赏赐是吩咐临江府尹代为周全，唯独帐中香是从宫里快马加鞭送来的，可见皇上重视你呀。”曹公公说得意味深长。

谁稀罕！陆宸腿一抖：“小民不敢想，不敢想，呵呵。”

曹公公表示理解，笑容暧昧道：“少主宽心，咱家懂得。”

懂？你懂个屁！陆宸嘴角一抽，恨不得把香糊在他的脸上。

一番好言邀约，总算将人请至偏厅。弟子们闻着烧鸡香味，也跟着跑了。

陆宸愁心长叹，离去前无意触到了一个人的视线——是一名紫袍妇人。她的眼神极淡，发髻梳得像女道士，唇形生得姣好，色泽偏如中毒一般发黑红色，与其人十分不相称。再多也就瞧不见了，她戴着一张铜面具，遮盖了大部分容颜。

她是庄里的三堂主——庄主和三眼鬼婆的胞妹陆书瑛。因为一次天灾，容颜尽毁，从此以面具示人。她的脾性甚为古怪，基本上不与人往来，只要她走过的地方，永远是一股寒意。方才她就站在庄主身侧，只是事不关己，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罢了。

陆宸和漪涟相互一觑，有点奇怪：“姑姑。”

陆书瑛黑瞳冷凄凄的，说话亦如冷风：“庄主处事周全，偏厅我便不去了。你们记得转告一声。”

原是为这事，陆宸答允：“侄儿记下了，您忙去吧。”

香喷喷的葱花烤鸡肯定轮不着旁人，弟子们集体啃完馒头后就窝在房里打瞌睡，实在忍不住饥肠辘辘了，就用炭盆烤两串豆干解解馋，对三眼鬼婆的怨念又更深一层。

直到一名站门的弟子卷着风跑进来，一巴掌拍向一脑袋：“别睡了！罗刹鬼回庄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众弟子饱含睡意的眼睛霎时泪光闪闪。

江湖上盛赞陆华庄高手如云，奇才辈出。掰手指算一算，奇才确实不少，陆宸兄妹当属前列，还有个爱钱如命的三眼鬼婆充充场面。至于高手，庄主自然当仁不让，但毕竟年纪大了些，还得找年轻人做招牌，最好是文武双全、德才兼备的那种。考虑到庄里女弟子偏少，若能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更佳。

其实庄里还真有！英俊潇洒、文武双全是一定的；风不风流不晓得，反正弟子们是要被逼疯了。

没等众人哭一把鼻涕感慨炼狱来临，院门处已经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吼声：“巽师兄好！”

他们猛地跳起来，把炭盆往后一踢，纷纷冲出屋子，挺起腰板：“巽师兄好！”

司徒巽是庄主陆书云的亲传弟子，除了流影堂的暗器绝学，陆书云还将自己的独创剑法倾囊相授，还特地花费重金请名匠为其打造昆吾剑，剑鞘文以麒麟，镶以苍玉，弥足珍贵。据说此事还是前庄主临终前吊着最后一口气嘱咐的。

当他领着几名同行者入院，空气顷刻间凝结如霜。众弟子屏息以待之时，却有新人胆大包天，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往后门开溜，果然被一眼识破，逮到面前。大伙儿一瞧，居然是三眼鬼婆刚收的富家小生——明赫。

“拦着我作甚！”明赫挥开上前钳制的几只手。

司徒巽在不远处冷冷目视：“带过来。”

明赫当即被人逼至他的面前。越是近处，越是体会到无声的压迫。

在场弟子师从各堂，关系本不和睦，却不约而同紧张。说到底，心里对司徒巽都是存了三分敬畏的，敬他处事果决，畏他不留情面。若说庄主治下是恩威并施，司徒巽就是他最大的威慑手段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他问。

明赫气势明显一弱：“我……我去哪儿是我的事，什么时候轮着你来管？”

司徒巽一袭黑衣无瑕，宝剑在手中凛然似蛟龙：“你去哪儿我不管，我只要知道你为何而逃。”他方才亲眼看见明赫从屋里出来，神情十分慌张。

明赫眼珠子一转，不满道：“我为庸堂主做事，你也管？”

司徒巽道：“既为庸堂主办事，大可从前门走，何必绕远路？”

明赫理亏在先，然而他是凭着家世关系拜入庄中的，难免会有优越感：

“我乐意。”

司徒巽敏锐地察觉到明赫手里握着一个锦绣小盒：“拿着什么？”

明赫娇生惯养，藏不住事，连忙把手往回一缩：“我自个儿的东西。”

为堂主办事揣着私物？借口太幼稚了。都说三堂关系不和，加上和三眼鬼婆还有白菜豆干的私怨，人群里突然酸溜溜冒出一句：“今日就见他围着人家来回折腾，肯定是巴结贵人去了。”

司徒巽沉吟目视，眉眼风华正当时，只是透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冷静。

明赫被看得心虚，想要逃走，却被两把剑柄死死抵住，前后动弹不得。再回首，眼前蓦然划过一道玉色，应是昆吾剑上的苍玉，起落间，只觉手腕一痛，等他喊出声，脱手的锦盒已然被司徒巽稳稳地接到掌中。

真不愧是流影堂的功夫，行云流水，似风如影，半式见真章。

旁观的弟子暗暗咽了下口水，要说有多厉害……呃……谁知道厉不厉害，压根儿就没看清！

明赫被整得措手不及，低头看看手里，空无一物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直指司徒巽怒骂：“司徒巽！三堂从来是各管各事，你凭什么插手？要带走翊锦堂的东西，你问过庸堂主没有？”

三堂各司其职，其中紧迫的关系连陆书云都取决不下，毕竟牵扯的事太多。

然而，司徒巽恍若未闻。打开锦盒一看，竟是一枚金镶玉扳指，物小，分量却不轻，要送谁？他侧头问身边一名新入庄的小师弟：“此番是谁来送赏？”

小师弟跺着脚，目光闪闪：“回师兄，是位姓曹的公公。”

曹氏？司徒巽若有所思。片刻后，他手持锦盒问明赫：“这是你的私物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反正庸堂主发话了，你还能怎么着？”

“翊锦堂的事我无权处置，自然上报庄主，由庄主裁定。”司徒巽盖上锦盒冷然道。不欲再费时纠缠，吩咐几名弟子直接将人关到执法堂。

眼看明赫被拖走，一路嘶喊辱骂，众弟子杵得冷汗涔涔，就想着眼下怎么能逃了才好。可就有那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，偏巴巴追上去：“巽师兄，巽师兄！”

司徒巽回头垂目，是刚才的小师弟，八九岁的年纪，还不到他一半高：

“何事？”

小师弟仰头看他，肉嘟嘟的脸上满是崇拜：“师兄，您刚才那招好厉害

呀！手起剑落，招式如风，就像书里说的大侠一样。”他手舞足蹈地比画，“等我扎实了马步，能不能教教我？”大伙儿躲在一边，仿佛看见了一匹狼和一只小绵羊。

谁知司徒巽一愣，居然点头道：“好。”他若有似无地扫了一眼一边惊恐的眼神，“先替你师兄们把屋里的炭盆收起来，焦了。”

炭盆？什么炭盆？

弟子们闻到空气里一阵焦味，全体一抖。

糟了，烤豆干！

杏影小筑是庄中一处僻静地，陆书云特地选了此处，趁着片刻安宁给江湖故交回函。

司徒巽来的时候，他恰好搁下笔。未等抬眼，一方锦盒被呈递到他的面前，里面装着一枚金镶羊脂玉扳指，质地细腻，温润无瑕。他认得此物，是一位世外高人赠予前庄主的极品，一直存放在库内未动，何以在此？

待听完由来，他无声地陷入沉思，眉头不经意间拧得更紧。

“弟子擅自做主处置明赫，任凭师父责罚。”司徒巽恭敬请罪，利落且坦荡。

陆书云稳坐椅中，闻言审视起他，意味深长地问道：“你奉命协理庄务，自然有权处置。只是翊锦堂的事务，为师甚少强加干涉，你何故执意要截下玉扳指？”

“牵涉大局便是庄中事务。”司徒巽顿了顿声，眸色微动，“再者，据弟子所知，曹公公是夏贵妃的心腹。”

陆书云不动声色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司徒巽身姿挺拔立于案前：“赏赐事宜自有礼部周全，请当地府衙代理亦是常事。即便皇上有心指派，也应是某位大臣或者亲信，何以会请后妃宫中的掌事送赏？其中多少是皇上的意思，夏贵妃又参与了多少，恐怕很难说明白。”

陆书云心知肚明。

司徒巽一言道破重点：“陆华庄久居江湖，名义上仍听命朝廷，平素不涉政事，只尊皇权。”

众所周知，当今朝廷党派之争惨烈，以当朝丞相和太师为首，但凡示

好者便会被视作同党。夏贵妃有意指派亲信来庄里送赏，多半是怀着试探的心，何况陆华庄颇有价值，连皇上都惊动了。现在天下人都看着陆华庄的一举一动，一旦有风声传出去，麻烦肯定接踵而至。换句更实在的话说，在充分把握局势前，陆华庄想要安宁，还应明哲保身的好。

陆书云近年来与江湖上走得近也是这个原因。但世事远不如预料的顺利。

两人走到小筑二楼的茶室，面对面坐下饮茶。茶香融着雨季的清香，格外醒神。

待杯上的雾气逐渐淡去时，司徒巽从栏外杏花影中回眸：“方才来的路上，听闻庸堂主想留下曹公公多招待几日。依弟子之见，多留恐生变故，师父还是尽早处置为上。”

陆书云无奈一叹，将茶如酒饮尽：“党争之下，焉有完卵？他这是打算兵行险招。可对于我庄当前境况而言太过冒险了。若要找个理由逐客，唯有三日后陆家祭祖。”

司徒巽当即领会：“曹氏不敢久留，我庄也不失待客之道。”

能如此之快地透析局势，想出应对之道，必要有足够的谋略和见识。司徒巽年纪轻轻能应对处事，陆书云身为师父，甚是欣慰。

其实，陆宸和漪涟也聪明，他同样教导，甚至更上心，可惜庄里人都知道，收效甚微。实在是那一双兄妹不是常人能驾驭的主，暗器功夫没学全，存岐堂的药理又凑几分，久而久之，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。好比拳法只会半套，解毒只管当天，隔天复发都不叫事。

陆书云是个实在人，想着一知半解也罢，好歹还算是杂家。

“师妹机灵，自有她的好。”司徒巽道。

听似宽慰长者，实则意在维护。陆书云是过来人，看得出他眼里的情意，笑道：“他们私下说你不近人情，为师看着你倒偏心得很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呵，是好事，为师明白。”陆书云斟满茶，神色一转，正事还当为先，“曹公公的事为师自会周全，只是三日后祭祖，陆家人依照传统要在玄古寺宿上一夜，庄中事务便全权交给你打理。”说到这里，愁云霎时满面，他特意嘱咐道，“清明前后，庄中怪事频发，你须格外谨慎些。”

司徒巽深知其意，话音跟着沉了几分：“弟子自有分寸。”

陆书云口中的怪事，其实是老传统了。

说来挺玄乎，陆华庄除了名震江湖的三绝以外，还有一奇。

记得皇帝小住当日，铺子里的人还没有睡踏实，突然一声哀号响彻山林。等人们赶到一看，皇帝正蹲在旮旯里瑟瑟发抖，浑身黑不溜秋，像从炭堆里爬出来的。据他自己说，他是跟着一个孩子走到这儿的，没看见脸，只记得他身形飘忽，还发光。走到半路闻见一股异香，香气浓烈，不像是常人所有。然后，他看见许多影子从黑暗里冒出来，有披着羽衣的，有长着翅膀的，有双眼发亮的，就像是到了阴曹地府。皇帝当场吓得龙躯一震，噉了一声，蹬脚猛跃，一头扎进角落的炭堆里。

后来，皇帝披星戴月地匆匆离庄，龙爪子冷得像冰。

再后来风声传开了，光怪陆离，啥说法都有。可毕竟是皇帝，扯的还是玄乎事，大家不好太招摇，统一说成“出了点事”。的确是出了点事，好听又好记，还显得很有内涵。

漪涟喜欢实在点的，是人是鬼，是妖是魔，总得有个说法。

趁着夜半更深时，她再度打起灯笼找到炭堆。炭堆是在山庄后门一个偏僻处，隐约能照出一个圆窟窿，是皇帝刨出的玩意儿。好歹是龙头栽过的坑，弟子们为了纪念，就一直没动过。她拿着灯笼四处打量，左面是山林，右边是围墙，不远处是上玄古寺的近道，再就只剩下一间残破的石屋子，炭堆就在墙角处。

石屋子的墙有三面，顶棚已被大风掀去，从外看去十分通透。匀步走一圈，大约百八十步，占地不小。石屋中央有座石砌的地台，摸上去有许多凹凸不平的纹路，像磕碰所致。漪涟曾经问过阿爹，阿爹说这石屋子原本是供奉山神所用，从爷爷那一辈就废去了。地上滚落了一个裹满泥巴的铜炉，早没了原本的光泽。

漪涟来过很多次，半分鬼影都没见到，怎么就吓着了皇帝？

她深感失落，这怪事估计真是凡夫俗子无缘得见。

同一时刻，山下亘城。

两名男子杯酒邀月，所在小院是个叫作寻芳斋的古玩铺子。

其中一名男子眉眼清秀，态度谦恭，酒斟八分后，低询道：“来了不少